



张新泰 总主编
杨 镰 主 编

Series of Western Regions'
Exploration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穿过亚洲 (下卷)

◎【瑞典】斯文·赫定/著

◎王 蓓/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张新泰 总主编
杨 镰 主 编

Series of Western
Exploration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穿过亚洲(下卷)

◎【瑞典】斯文·赫定/著

◎王蓓/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12.45
07
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过亚洲/[瑞典]斯文·赫定著;赵书玄,张鸣,王蓓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5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ISBN 978-7-228-16585-8

I.①穿… II.①斯…②赵…③张…④王… III.①科学考
察—史料—亚洲 IV.①N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4147号

责任编辑 李春华

整体设计 刘堪海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编 830001

电话 3652361

制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0×1000 16开

印张 61.75印张

字数 880千字

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 000册

定价 124.50元(全二册)



目 录

- 第五十三章 穿越乌鲁格特山口 471
- 第五十四章 与“英—俄勘界委员会”在一起 487
- 第五十五章 “世界屋脊”上的欢宴 497
- 第五十六章 翻越群山去往叶尔羌河 503
- 第五十七章 沿着叶尔羌河顺流而下到达喀什噶尔 510

穿越戈壁沙漠前往罗布泊

- 第五十八章 从喀什噶尔到哈尔哈里克 519
- 第五十九章 在通向和阗的沙漠近旁 529
- 第六十章 和阗的城市与绿洲 541
- 第六十一章 波拉善及其考古遗迹 549
- 第六十二章 和阗历史 559
- 第六十三章 被掩埋的城镇“塔克拉玛干” 568
- 第六十四章 奇特的牧羊人群体 582
- 第六十五章 沿于阗河（克里雅河）顺流而下 589
- 第六十六章 野骆驼生活的地方 598



- 第六十七章 塔里木在哪里? 607
- 第六十八章 穿越塔里木的树林 614
- 第六十九章 在库尔勒与喀喇沙尔 624
- 第七十章 罗布泊问题 632
- 第七十一章 泛舟北罗布泊 646
- 第七十二章 沿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罗布泊划船前进 656
- 第七十三章 返回和阗 666
- 第七十四章 沙漠之旅续篇 675

穿越藏北和柴达木

- 第七十五章 翻越昆仑山山口 689
- 第七十六章 旅行队伍的成员 699
- 第七十七章 进入无人定居区 706
- 第七十八章 阿尔卡塔格的横岭之间 717
- 第七十九章 寻找山口 725
- 第八十章 山地人 733
- 第八十一章 翻越阿尔卡塔格 741
- 第八十二章 野 驴 753
- 第八十三章 猎获野牦牛 763
- 第八十四章 无穷尽的湖泊 772
- 第八十五章 西藏的暴风雪 779
- 第八十六章 刻着字的石头 791
- 第八十七章 再次进入有人居住的地区 799
- 第八十八章 柴达木的蒙古人 808
- 第八十九章 穿越柴达木沙漠 819
- 第九十章 穿行于湖泊之间 830
- 第九十一章 遭遇唐古特强盗 838



从柴达木到北京

第九十二章 穿过唐古特区域 849

第九十三章 青海湖（库库淖尔） 857

第九十四章 从青海湖到腾噶尔 865

第九十五章 万佛寺（塔尔寺） 872

第九十六章 西宁府 884

第九十七章 从西宁府到凉州府 889

第九十八章 穿越阿拉善沙漠 901

第九十九章 王爷府与宁夏 909

第一百章 前往北京及回家 916

编译说明 925



第五十三章

穿越乌鲁格特山口

1895年7月10日，我离开了喀什噶尔，和我一起出发的有斯拉木巴依、两个仆人和6匹马。旅行队伍在一个名叫“托库兹阿克”（Tokkuz-ak，即“九个白人”）的小村作短暂停留。我的另一个伙计喀西姆则作为领事馆的看守，留在了喀什噶尔。

6匹马中的那匹花斑马，是我和阆河畔的森林小屋里买的。这可是个很棒的牲畜，总是充满活力，同时又驯服如绵羊。我买下一匹高大优良的骏马供自己骑行之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骑着它翻越了中亚的崇山峻岭和广袤沙漠。喀什噶尔的马匹价格很便宜，在那里买的5匹马一共花了124卢布，约合12到13镑。

第二天，也就是7月11日，我们继续向西南前进，来到乌帕尔（Upal，即“两千座房子”）。这是一座驻守着200名士兵的军事要塞，同时还是两名清朝下层官吏的住所。整整一天都是大雨滂沱，所以微红的黄土地面极为泥泞和湿滑。我们浑身上下完全湿透，赶紧在集市旁边的屋子里安顿下来，生起火烤干我们的湿衣服。



斯文·赫定



斯拉木巴依

这里的果园以及种植着稻谷和其他粮食的田地都依靠一条小溪灌溉，它从西边的乌鲁格特（Ullug-art）山谷中流出，穿过整座城镇，其水源部分来自新鲜的泉水。激流在黄土沉积层上穿凿出一条很深同时又相当宽的沟壑，不过在流经城镇的时候，溪岸并没有那么陡峭。溪岸以一系列阶地的形式逐渐上升，在水边留出足够的空间供人们建造房屋。这些屋子用太阳晒干的黏土建成，附有扁平的木制屋顶。溪流两岸依靠木桥相连。

在我们抵达乌帕尔后不久，我就亲眼目睹了一起此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件——而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地区每年都会发生。在连续的倾盆大雨之后，邻近山区里的溪流陡然上涨，它们合力造成一场sil（即突如其来的洪水或涝灾），在几个小时之内就灌满了整个河床，造成极大的破坏。从这种突发的洪水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将黏土阶地侵蚀地如此之深的巨大力量。



大约在7点时分，我们听到从远方传来隆隆的声音。很快，这个声音越来越近，而且变得震耳欲聋。水量惊人的洪水携着不可想象的巨大威力奔涌而下，浪花翻滚，水沫四溅，迅速溢满整个河道。当地居民冲向河岸，高声示警并疯狂地挥动手臂。我和斯拉木巴依刚来得及在一个受到保护的屋顶上站稳脚跟，就看到沿着河岸两边种植的一排排柳树和白杨树已经被洪水所覆盖。无拘无束的洪水似乎使大地也随之震动，翻滚的浊浪带起大量肮脏的泡沫，掀起的水雾仿佛移动着的薄烟。树干、折断的树枝、草垛，还有其他一切可以活动的物体，现在都在翻滚着的激流中起舞。它们撞击着河岸，左右摇摆，被卷入漩涡并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了一会儿又重新浮出水面，再一次成为那难以抗拒的洪水的玩具。在第一个洪峰抵达的时候，河上的桥就被冲垮了，残桥摆来摆去，而造桥的木料在洪流中沉浮，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洪水冲出右岸，淹没了城中的主要街道。它灌进低处的房屋，而且水位还在不断升高。住在河畔的人们冲出他们的住所，激动地大叫着，他们身后拖着自己的财产，在阶地的较高处寻找安全的避难所。一些大胆的人则开始构筑克拉特（“cradge”，即临时性的土堰），以阻止河水灌进房子从而冲走或者毁坏他们的财产。没过几分钟，整个市场的低处都已经充满了泥泞的浑水。空气随着激流的呼啸而战栗，妇女怀抱孩子在齐腰深的水中跋涉着。每个屋顶上都挤满了人。那些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人们，则可以内心毫不受煎熬地欣赏这堪称真正壮观的景象。幸运的是，我们居住的地方距离河岸很远，因此没有遭遇任何危险。

当人们把所有能够搬走的东西都搬到安全的地方之后，大家的注意力就被引向了河岸山坡上的瓜园。在这些瓜园里，到处分布着浇灌用的水沟，而洪水则以极快的速度漫过了这些沟渠。城中的所有的男子都冲向了那些瓜园，怀中抱满了刚摘下的瓜——不管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然后抱着瓜冲到阶地脚下，把瓜扔给另一些人堆起来。尽管如此，依然有大量的庄稼被洪水冲走。同时，至少有15栋房屋彻底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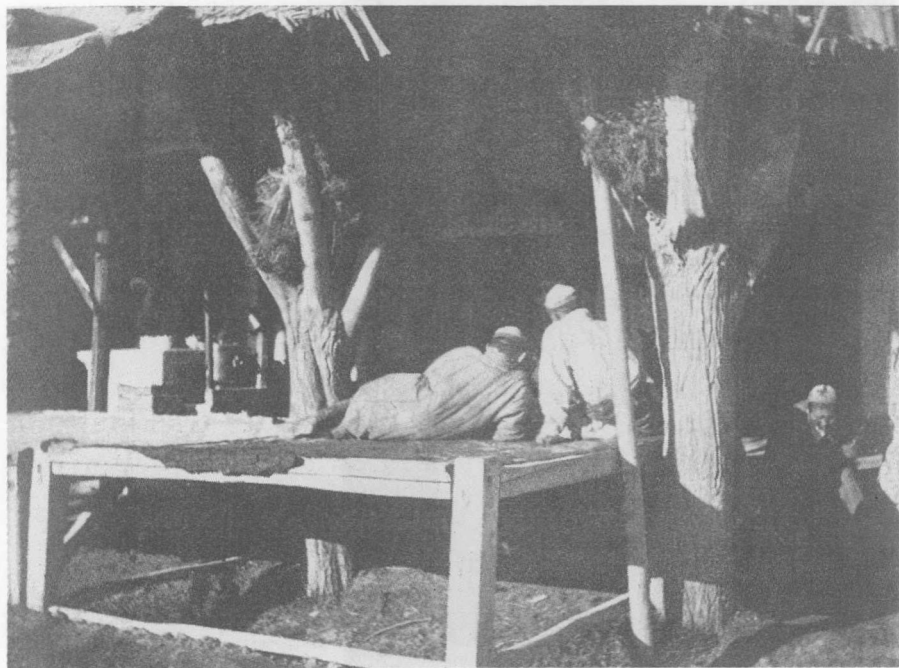
那么，当地居民能从这场灾难中获益吗——一点也不。这样的事



情每年都要发生，洪水刚刚退去，居民就开始工作，在完全相同的地点重新建筑他们的房子。到九点钟的时候，洪水的势头就开始减弱，水退得很快，到了第二天，即7月12日上午时分，河流的水位就已经下降到正常的情形，几乎就是一条在深深侵蚀的沟壑的底部潺潺流淌的小溪。河流两岸的联系得以重新建立，但是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片狼藉和荒芜景象。谨慎起见，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我们都待在了乌帕尔。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纬度，可以通过四处山口穿越帕米尔高原东缘的慕士塔格山或称喀什噶尔山脉（Kashgar Mountains），分别为阿亚格阿特（Ayag-art，即“底部山口”），位于我们前往乌帕尔的道路右侧并已被甩在身后的卡兹格特〔Kazig-art，命名来源于一个柯尔克孜

集市中的商铺



(Kirghiz) 氏族], 位于我们来时的道路左侧的布鲁科斯塔坂 (Buru-Köss-Davan, 即“狼眼山口”), 以及我们所选择的的乌鲁格特 (Ullug-art, 即“大山口”)。后两条山口所穿越的是同一条峡谷, 这个峡谷在一处名为奥鲁古马 (Orugumah) 的地方与平原相接, 而中国人在此处设置了一个柯尔克孜 karaol (即观察哨岗)。这个地区的柯尔克孜人属于 Tavor 氏族。四个山口中最难以通过的是布鲁科斯塔坂, 只有在其他三处关口都被积雪封道的情况下, 人们才会考虑这一选择。乌鲁格特也很危险, 除非盖孜河因洪水泛滥而无法渡河, 否则一般也不会走这条路。在最佳条件下, 一年中也只有两个月时间可以从此通行, 即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在全年12个月当中, 这一山口上都堆满了厚厚的积雪。



塔里木商人





柯尔克孜女孩

在离开乌帕尔的时候，我们穿越了一片荒凉的草原，草原缓缓抬升，向着一条峡谷的入口方向倾斜，而该峡谷就是通向山口的。尽管草原十分荒芜，但有几条又深又宽的沟壑分布其上，而沟壑的底部呈现出一片绿色，大量的绵羊正在肥沃的草地上吃草。穿过草原，我们骑马从庞大的黑色与灰色板岩石柱之间穿过，它们标志着峡谷的入口。在第一天的行程里，白杨树自始至终都很常见，但我们仅仅看到一棵孤独的柳树。不过自此之后，树木完全消失了。峡谷的特点很鲜明，晶莹剔透的小溪流过河床，侵蚀着厚厚的沉积砾岩。在这不远处，另一条名叫Yamen-sara（即“小小房子”）的小型支峡从右侧与峡谷汇合。

7月14日下午，我们头顶的高山区域的空气突然变得昏暗起来，接着就开始电闪雷鸣，西风像驱赶羊群一样推动着大块乌云滚滚而



来，弥漫了整条峡谷。我们很快就陷入到冰冷彻骨的倾盆大雨之中。即便如此，我们也依然穿上毛皮衣服冒雨前行。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乌鲁格特帐篷村落，小径也变得越来越陡峭。我们已经能在前方看到它，位于右侧高耸的砾岩台地之上，拥有俯瞰整条峡谷的广阔视角。因为下雨，小溪已经迅速膨胀，溪水在峡谷中飞快地奔流，发出金属般的叮当作响声。下午晚些时候开始下起一场急雪，地面很快就被积雪所覆盖。羽毛般的雪花在空中飘舞，轻柔地缓缓落地，仿佛一群在降落之前久久盘旋的飞鸟。阴沉的大片云朵笼罩着山脉与峡谷，因为饱含雪片而变得沉重不堪。我可以很轻易地想像现在正值寒冬腊月，而不是7月中旬——一年中最温暖的时节。柯尔克孜人普遍认为，在这样的降雪之后，乌鲁格特至少在三日之内无法通行；而如果降雪持续下去，它或许将在这一整年中都处于封闭状态，因为即便是在天气良好之时，马匹在乌鲁格特山口死于非命也并不是是一件罕见的事情。

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因此只能耐心等待天气好转。幸运的是，我们处于一个很好的等待位置。这个帐篷村落中有两个顶级的 uy（即帐篷），其中一个被钦察部柯尔克孜人（Kipchak Kirghiz）所占据，另一个则由乃蛮部柯尔克孜人（Naiman Kirghiz）居住。村落周围有足够的草场来喂养我们的马匹，我们还从主人那里购买了一只绵羊。这个村落以及峡谷更高处的另一个村落的居民，只是在夏天才来到这地势较高的地方。在冬天的时候，他们会下到峡谷入口处的平原那里去。

我们决定放弃从乌鲁格特通行的想法，于是在7月16日准备动身向阿亚格（Ayag）山口进发，柯尔克孜人会指引我们抄近路去往那里，因为他们认为相比较而言，那个山口要易于通过得多。可就在此时，我们碰到了一个从上面那个村落下来的人，他警告我们不要冒险去走阿亚格阿特（Ayag-art），他说穿越那个山口本身还是可行的，可位于其另一边的马坎苏河（Markan-su）却根本无法通过——尤其是在天气晴好的时候。所以我们不得不又原路折返。那个人答应带我们翻越乌鲁格特，如果我付给他150个天罡（约合1英镑14先令4便士）的话，他和另外10个伙计就将为我们的背起所有的行李。这无论如何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那条小径的陡峭程度超乎寻



乌鲁格特山口

常，马匹只能在没有负重的情况下上下山。就这样，我们来到了更高处的那个村落，它由6顶钦察部落柯尔克孜人（Kipchak Kirghiz）的圆顶帐篷所组成，这段路骑马行进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在那个村落里过夜。

7月17日凌晨5点半的时候，天气晴朗而宁静，只有几抹淡淡的云分散地悬浮于山口上方。此前的一天是个大晴天，所以山口以东山坡上的积雪已经融化了很多。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在10位柯尔克孜人陪伴之下动身启程，他们自己也带了两匹马、一些给养以及一把斧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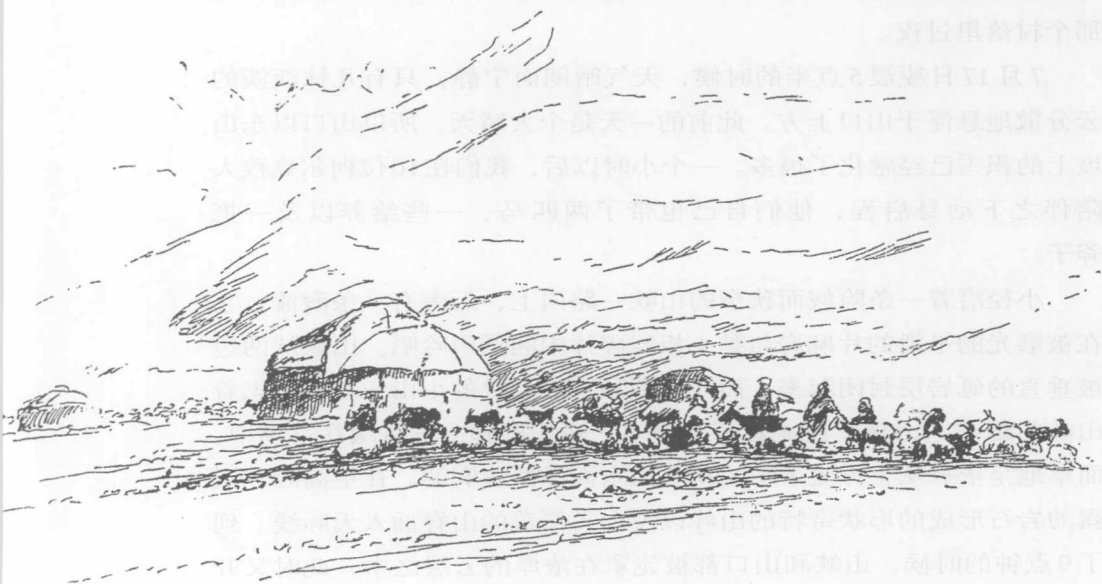
小径沿着一条险峻而狭窄的山峡一路向上，近旁有一条激流，它被磨光的平滑的片麻岩与黏土板岩碎片中间低声吟唱。山峡从两边被垂直的砾岩层封闭起来，而几座圆顶穹窿形状的小山丘最终标志着山峡的终结，山丘上覆盖着茵茵绿草，骆驼群和羊群点缀在草场中，而草地是依靠从上方流下来的积雪融水而保持湿润的。在更高处，裸露的岩石形成的形状奇特的山峰以及白雪覆盖的山脊插入天际线。到了9点钟的时候，山峡和山口都被笼罩在浓厚的云层之中，此时又开

始下雪，而且在这天余下的时间里，雪一直也没有停。

总而言之，天气已经糟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和我们同行的柯尔克孜人一脸不祥地摇着头。

在我们的左侧，我观察到两个冰川形成的小小岬角，上面有一些横向的台阶或桶子，末端是两个终碛。有两条小水流发源于其上，它们为流经峡谷的那条小溪供水。我们右手边的那些山峰自由地暴露在南面的阳光之下，上面除了冰川的雏形之外一无所有。峡谷变得如此狭窄，以至于我们必须得在小溪中涉水前进。小径陡峭地可怕，每一分钟马匹都要停下来大口喘息。最终，我们到达了实际的山口脚下。我们沿“之”字形来来回回地蜿蜒迂回行进，跋涉到了山顶。积雪足足有一英尺厚，将松散的岩屑完全掩藏在下面，于是马匹时不时地因被其绊倒而趔趄。最后阶段的攀爬是一项极端困难艰险的工作。我们所有的行李都由柯尔克孜人所负载，他们相互之间轮换着背起那些沉重的包裹。每个箱子都需要两个人来抬，其中一人把箱子背在自己背

一个柯尔克孜人的奥尔，即帐篷组成的村落





上，同时另一个人则要对其加以支撑，并从后面将其向上推。马匹被牵着一匹接着一匹向上走。

我于11点钟的时候到达山口的顶端，在那里发现了哈兹莱特乌鲁格特（Hazrett Ullug-art）的玛札（即陵墓），其构造是在一小堆石块上插着一些棍子，而棍子上系着几块布条。这些柯尔克孜人用与其同胞看待 Kizil-art 守护圣人相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位圣者，即将其视为看护此山口和主宰天气的神灵，会将好运或厄运施加给旅行者。因此，他们时常念叨着他的名字，尤其是在所有难行的地方以及一切关键的时刻。

柯尔克孜人还在忙于和行李箱做斗争并且研究从山口西面下山的路径，他们在这上面花了整整一个半小时，而与此同时，我在山口的顶端进行观测。用沸点测高计测出这里的海拔高度为16890英尺，而温度计显示，气温为华氏31°（摄氏-0°6）。

攀爬山口已经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而其艰辛程度与下山时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一开始，几乎觉察不到任何的倾斜度，但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悬崖的出现终结了这一局面。奇形怪状的岩石从积雪下突兀地耸出。我们就在这些陡峭险峻的突出的岩块间差不多是手脚并用地滑行和爬行，有时候面朝着岩石，有时候则背冲着岩石。积雪足有两英尺厚，柯尔克孜人不得不用斧头在上面凿出台阶，才能把马匹牵下来。随后，每匹马都由两位伙计以巧妙的方式引了下来，其中一人引导着这牲畜前进，另一个人则抓住它的尾巴，以在其失足之时可以起到制动闸的作用。他们想方设法地把所有马匹都安全地弄下了那险峻陡坡的第一段，也是最艰难的部分，然后就轮到对付那些箱子了。他们在每个箱子上都环绕系紧一根长长的绳子，两位伙计手握绳子，让箱子依靠自身重量从悬崖表面轻轻地滑下去。此后出现的是一个坡度为35.5度的由岩屑堆构成的斜坡，上面四处散落着松散的岩屑。马匹被放任自行走下这片斜坡。我的那匹来自于阆河^①的花斑牡马绊了一跤，在翻滚了大约1000英尺之后掉进一个深渊，它摔断了脊柱，当场殒命。乌鲁格特是一处危险的山口，是我在亚洲翻越的所有山口中

① 阆河，即克里雅河。